

雷·布拉德伯里
短篇自选集［第1卷］

暗夜独行客

(美) 雷·布拉德伯里——著
夏笳 曹洌 等——译

Bradbury Stories

100 of His Most Celebrated Tale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暗夜独行客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第1卷）

（美）雷·布拉德伯里 著
夏笳 曹洌 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BRADBURY STORIES: 100 OF HIS MOST CELEBRATED TALES By RAY BRADBURY
Copyright: © 2003 BY RAY BRADBU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夜独行客：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第1卷 /（美）布拉德伯里著；夏笳，曹浏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133-2033-7

Ⅰ.①暗… Ⅱ.①布… ②夏… ③曹…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9904号

幻象文库

暗夜独行客：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第1卷）

（美）雷·布拉德伯里 著　夏笳 曹浏 等 译

统筹策划：贾　骥
责任编辑：陶凌寅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broussaille 私制
封面插画：郭　塌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161千字
版　　次：2016年3月第一版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033-7
定　　价：4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 序

真不敢相信，我在这短短数十载中竟然写下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可另一方面，我也时常好奇其他作家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的。

对我而言，写作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无须做任何计划或安排，完全是靠本能的驱使。收录在这部短篇集中的所有故事，其灵感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出来的，我必须立即坐在打字机跟前趁着热乎劲儿把它们一股脑儿地转化成文字。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报丧女妖》。当时我在爱尔兰为约翰·休斯顿导演的电影《白鲸记》撰写剧本，我们经常在深夜围坐在壁炉前，品尝爱尔兰威士忌。我其实并不很爱喝酒，但他对那酒很喜欢，所以我也跟着喝点儿。有时休斯顿会在把酒言欢时突然停下来，闭上双眼，听寒风在屋外呼啸。然后他会一下子睁开眼睛，用手指着我大喊，说爱尔兰的天空上盘旋着好多报丧女妖，也许我应该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并招呼她们进来。

他总是这样吓唬我，那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等我回到美国家中时，最终根据他那怪异行为留给我的灵感写下了这篇小说。

写《汤因比暖房器》则是由于当时我们经常在报纸标题或电视报道中感受到绝望的轰炸，全社会都弥漫着末日将至的气氛。这种情绪不断发酵，可人们却没回过头去想一想它究竟从何而来，又究竟对我们造成了哪些改变。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这种感觉，决定要做些什么，于是我创造了一个角色来说出我心中的想法。

《劳莱与哈代爱情故事》则是源于我对这对完美喜剧组合一生不变的热爱。

很多年前抵达爱尔兰时，我打开一份《爱尔兰时报》，发现里面有这样一则小小的广告：

今日
仅此一次！
为爱尔兰的孤儿们义演
劳莱与哈代亲自献艺！

我一路狂奔到剧院，幸运地买到了最后一张票，还是前排正当中！大幕卷起，那两位可爱的人儿在台上表演着他们最伟大剧目中最经典的场景。我坐在台下，被惊异和快乐深深地冲击，泪水滑过脸颊。

回到家后，那些情景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起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段阶梯旁，就是劳莱和哈代扛着钢琴爬上去的那段，结果他们却是被钢琴赶了下来。于是我让故事继续。

《暗夜独行客》是《华氏451》的先兆。我在五十五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决定沿着洛杉矶的威尔夏大道走一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可是没过几分钟，我们就被一辆警车拦了下来。警官问我们在做什么。我回答他：“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我显然回答错了。警官怀疑地看着我，因为当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整个洛杉矶都没人会在这条道上散步。

我回到家，为此事恼火不已，想不通为什么连散步这么简单而自然的行为都会被制止。于是，我写下了一篇发生在未来的故事，某位行人因为散步而遭到拘捕，并被处决。

几个月后，我又让那位独行客在晚上散步，并安排他在拐角处遇见了一位名叫克拉丽斯·麦克莱伦的女孩。九天后，中篇小说《消防员》诞生了，它后来被扩展成了《华氏 451》。

《垃圾工》的灵感来源于 1952 年初洛杉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当时市长宣布，如果有原子弹击中洛杉矶，那么死难者的尸体将由垃圾清扫工负责处理。他的这番言辞令我怒不可遏，于是我坐下，抒发出胸中怒火，写成了这个故事。

《军令如山》也源自现实。许多年前，我有时会在下午跟朋友一起到国宾酒店的泳池里游泳。那位泳池看管者严厉得几乎不近人情，总会让他年幼的儿子站在泳池边，向他灌输关于人生各式各样的死板规矩。我一天天看着那无止无休的说教，忍不住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他那乖巧的儿子会突然奋起反抗。我坐在桌前，脑海里酝酿着这似乎注定要出现的一幕，写下了这个故事。

《拉斐特，永别了》基于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那是我家隔壁的一位老电影摄影师讲给我听的。他偶尔会到我家来做客，喝上一杯红酒。他告诉我，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是拉斐特飞行队的成员。回想起自己曾经击落德国双翼飞机时他不禁潸然泪下，那些年轻帅气的士兵死前的面容多年以后

仍然在他心头徘徊不去。我无力帮他做任何事，唯有用手里的笔让他获得些许慰藉。

《夏天奔跑的声音》的诞生也实属偶然。我当时正坐在大巴上穿过西木村，一个小男孩突然跳上车，把钱塞进投币箱里，从车厢前头跑到我对面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我无比羡慕地看着他，心想，天哪，要是我有他这身活力就能每天都写一个短篇故事，每晚写三首诗，每月完工一部小说。我低头看向他的脚，发现那活力是有原因的，他穿了一双显眼的新网球鞋。我突然记起在自己成长中的那些特殊的日子。每年刚一入夏，父亲就会带我到鞋店，给我买一双崭新的网球鞋，让我焕发出全世界的能量。我当时在车里就恨不得能马上到家，坐下来写个关于小男孩盼望一双新网球鞋，好在夏日里纵情奔跑的故事。

写《上周一的大碰撞》是因为我当时在都柏林随手买了一份《爱尔兰时报》。报上登着一条可怕的新闻——1953 年全年，爱尔兰总共有 375 名骑车人在事故中丧生。我想，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在美国很少会读到这样的新闻，通常是人们在汽车类交通事故中遇难。接着读下去，我发现了原因所在。在爱尔兰境内有一万多辆自行车，人们总是会以每小时四十至五十英里的速度骑行，然后迎面相撞，所以当头部受到撞击时，必然会遭受严重的颅骨损伤。我想世界上没人知道这一点！也许我应该写个故事出来。于是就那样做了。

《夏伊洛之战的鼓手》的灵感来源于《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某个小演员的讣告，那个演员名叫奥林 · 豪兰，我看过他出演的很多部电影。讣告中提及他的父亲是夏洛伊之战的鼓手。那些言辞伤感而充满魔力，引我回想起往日岁月，使我立即决定用打字机把心中

的感悟写下来，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写出了这篇故事。

《亲爱的阿道夫》的缘起则更加简单。我在某天下午路过环球影城，遇见一位身穿纳粹制服，脸上还黏着希特勒胡须的群众演员。我不由得设想当他在影城附近或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会发生什么事，人们看到跟希特勒相貌如此相仿的人会作何反应。当晚那篇故事写成了。

从来都不是我支配我的故事，而是那些故事支配着我的双手。每当新的灵感出现时，它们都会命令我赋予它们声音、形态与生命力。正如我在这些年中对其他作家建议的那样：大胆从悬崖上跳下去，在下落的过程中再想法给自己插上翅膀。

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我跳过无数次悬崖，在打字机前头苦思冥想如何给故事加上结尾，好让结局不至于太过突兀。而在刚刚过去的那几年里，我回顾了自己少年时站在街角卖报纸，每天写作的日子，意识到自己当年竟然那么努力。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从悬崖上跳下去？

答案还是那句陈词滥调：出于热爱。

当时的自己不顾一切往前冲，全心全意地热爱那些书籍、作者和图书馆，专注于练就自己，而根本没留意到我只是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天赋欠缺的少年。也许，在脑海中的某个角落里，我是知道的。可我仍然坚持不懈地去写，去创造，那动力就像血液在我体内奔涌，至今未怠。

我总是幻想着有一天，当我走进图书馆在书架上翻找图书时，能看到印着自己名字的书跟莱曼·弗兰克·鲍姆或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作品摆放在一起，上层书架上还有其他名家的著作，比如说埃德加·爱伦·坡、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还有儒勒·凡尔

纳。我深深地热爱着他们以及他们笔下的世界，而其他作家像是萨默塞特·毛姆和约翰·斯坦贝克则使我热情满满，在这些贵客的陪伴下，我早已忘记自己是《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驼背的钟楼怪人。

然而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我褪去青涩，终于成了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成了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褪去旧的自我，是热爱在一路上召唤我前行。

在这本短篇集中，你将读到在我漫长写作生涯里颇具代表性的故事。我深深感念往昔岁月以及激励我不断前进的那份热爱。当我看着这本书的目录时，眼里充满泪水，这些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些活在我想象中的恶魔与天使。

他们都在书里了。这是一本精彩的合集，希望你们也能喜欢它。

雷·布拉德伯里

2002 年 12 月

目录

刮 脸	1
燃烧的人	5
暗夜独行客	14
垃圾工	21
跳房子	27
狗是怎么死的?	36
秘门奇谭	47
拉斐特，永别了	61
死 人	73
草坪上的女人	86
奥康奈尔桥上的乞丐	102
戈尔韦疯狂一夜	123
四旬斋的第一晚	131
劳莱与哈代爱情故事	140
重 磅	150
风	162

目录

亨利九世	175
记得萨沙吗？	185
许 愿	195
归 途	205
他	215
不速之客	233
图案人	253
流 放	269
无处躲藏	28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刮 脸

刊于《画廊》(*Gallery*)

1979 年 3 月

曹洌 译

他驭马冲入镇里，还一路对着蓝天放枪。透过飞扬的尘土，他一枪毙了一只鸡，顺势用马蹄踢飞。他一边重新上膛一边大叫大嚷，阳光下，那三周没刮的红胡子衬得他分外狂躁。他直奔酒馆，拴好马后提着余热未散的枪就走了进去。他怒目圆睁，瞪着镜子里自己晒伤的脸，喊酒保开了一瓶酒。

酒保把酒瓶和酒杯沿着吧台滑了过来，就去招呼其他客人。

男人沿着吧台走到另一头的免费午餐区，霎时屋内鸦雀无声。

“你们都他妈怎么啦？！”詹姆斯·马龙大吼，“都给我说起来，笑起来。赶紧的，现在就开始，不然我一枪把你们的眉毛都他妈射下来！”

于是大家又开始谈笑风生。

“这下好多了。”詹姆斯·马龙挺满意，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

他猛地撞开酒吧的侧门，带起一阵风。他踏着重重的步伐，像头大象似的走到大马路上。已是下午时分，人们纷纷从矿场或山里策马而归，正往斑驳的柱子上拴马。

街对面是一家理发店。

过马路之前，他重新检查了自己亮蓝色的手枪，用红鼻子嗅了嗅枪管，扑面而来的火药味让他不由“啊”了一声。他瞥见身前的滑石粉堆中有个锡罐，便连射了它三枪。整条街的马都被惊得呼扇起耳朵、上蹿下跳，他却阔步前行哈哈大笑。再次上了子弹后，他一脚踹开理发店的大门，就这么看着满屋的人。店里的四把工作椅上已然坐了顾客，人手一本杂志，满腮的泡沫。从背后的镜子里也可以看到悠闲的他们和那些丰盈的泡沫以及动作熟练的理发师。

靠墙有一张长凳，还坐了六个排队等着刮脸的男人。

“请坐。”一个理发师抬头看看他，说道。

“当然。”詹姆斯·马龙这么说着，把枪指向了第一把椅子。“先生，请挪开，不然我就让你再也下不来。”

被指着的男人满脸都是泡沫，他先是一惊，继而愤怒，很快又转为忧虑。犹豫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还是艰难地撑起身，抄起围裙拭去下巴上的白沫甩到地上，然后走到一旁，挤进了长凳上等候的队列。

詹姆斯·马龙轻蔑地一笑，蹦上了这把黑皮椅，扳上两把枪的扳机。

“我从来不等。”他对着满屋子人自言自语。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他们，落到天花板上。“只要选对了生活方式，你啥都不用等。你们呐，都该学着点儿！”

那个理发师清了清嗓子，把围裙围在了马龙身上，他的手枪在白布下支起了小帐篷。只听咔嗒一声响，他把两把手枪一碰，提醒

所有人它们的存在。

“给我开工，”他并没有正眼看这位理发师，“先给我剃个胡子，现在真是又痒又难看，然后再理个发。喂，我说你们那几个人，从右开始，给老子讲几个笑话，得讲点好笑的，让我修脸的时候高兴高兴。好久没怎么消遣了。你，对，就是你，从你开始吧。”

刚才那个在椅子上坐得好好的结果被莫名赶走的倒霉鬼又被选中了，他缓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冲其他人翻了翻白眼，开始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起话来，像是嘴巴被人打了一拳。

“我以前认识一位男士，他……”他脸色煞白，一字一顿地开始讲起了故事，“这位绅士，他……”

詹姆斯·马龙又对理发师说道：“你，听着，我要刮脸，得刮得完美才行。我若是把胡子剃了可英俊得很，但是我的皮肤很娇嫩。我在山里淘了很久的金，屁都没淘到，所以现在都别惹我。我就想警告你一件事，假如你划破我的脸，哪怕只有一丁点儿，我也会弄死你。听到了吗？我肯定会毙了你。哪怕只是流了一滴血，我都会一枪打穿你的心脏。明白了吗？”

理发师默默地点了点头。整间理发店瞬间安静了。没人讲笑话，也没人在笑。

“注意了，一滴血都不许有，一个小口子都不许划，”詹姆斯·马龙重复道，“不然你下一秒就死了。”

“我家里还有老婆要养活。”理发师说。

“我他妈才不管你是不是有六个老婆五十七个孩子的摩门教徒。你敢刮伤我就得去死。”

“我有两个孩子，”理发师接着说道，“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一个儿子。”

“别废话，”马龙调整姿势躺好，闭上眼睛，“开始吧。”

理发师准备好热毛巾，盖在马龙脸上，可他又开始破口大骂，一边隔着围裙挥舞手枪。当理发师揭下热毛巾，把热泡沫抹到他脸上时，马龙仍在喋喋不休地咒骂和威胁。枪口对着排队等候的人，害得他们一个个面色苍白，浑身不自在。其余的理发师也都各自立在顾客坐椅边，呆若木鸡。整家店在这酷暑日中如入凛冬。

“怎么不讲故事了？”马龙突然厉声责骂。“行吧，那就唱歌。你们四个，唱点《我亲爱的克莱门汀》之类的歌。听到没有，快开唱！”

那理发师在打磨剃刀，双手颤抖。“马龙先生。”他叫道。

“闭嘴，给我干活儿。”马龙把头往后仰，拉长了脸说。

理发师又磨了磨剃刀，看了看所有坐在店里的人，清了清嗓子，然后说道：“诸位都听清马龙先生的话了吗？”

所有人静默地点了点头。

“你们听见他威胁要取我性命，”理发师说，“哪怕我只是在他皮肤上弄出一滴血，是吗？”

人群再次颔首。

“那么必要之时，你们会在法庭上作证吗？”理发师问道。

大家又一次点头示意。

“少废话，”马龙说，“赶紧干正事。”

“我只想确认这些。”理发师说，任由皮质磨刀带落下，铛的撞在椅子上。他举起剃刀，那刀在灯光下泛着莹莹寒光。

他抓着詹姆斯·马龙的脑袋往后斜了斜，将剃刀对准他毛发密布的喉咙。

“咱们从这儿开始，”他说，“就从这儿开始。”

燃烧的人

刊于阿根廷《人物》(*Gente*)

1975 年 7 月 31 日

吕诗苑 译

一辆福特车摇摇晃晃地驶来，扬起几缕黄色轻尘，一个小时后才重归平静，接下来便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七月中旬，世界陷入一片昏迷状态。远方，湖泊静静等候着，像一块镶嵌在鲜绿色草地里的浅蓝宝石。但是，这里离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涅娃和道格坐在他们火红的小车里颠簸前行，搁在后座的柠檬水在保温瓶里晃来晃去，放在道格腿上的辣味烤火腿三明治在慢慢发酵。男孩和姑姑吸入灼热的空气，呼出更热的气息。

“吞火人，”道格拉斯说，“我简直是在吞火，要命，我真是恨不得马上跳进湖里！”

突然，前方路边出现了一个男人。

衬衫前襟开着，露出腰部以上古铜色的肌肤，他的发色似七月里成熟的小麦。灿烂的阳光下，他的双眼亮得像湛蓝色的火焰。他

招招手，一副因高温而奄奄一息的样子。

涅娃踩下刹车，路面扬起喧嚣的尘土，遮住了视线，看不见那人。等到金色的尘土散去，他的眼睛像猫一样发出邪恶的亮黄色光芒，好像在挑衅这恶劣的天气与热风。

他盯着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紧张地移开视线。

此人穿过一片高高的、因八周无雨而被烘烤得枯黄的草地一路走来，在草地间开辟出一条通向马路的小径。这条小径的另一头通向一片干涸的沼泽和河床，河床上空无一物，只剩被晒得发红的石头、油炸过似的岩石，还有就要热熔的沙子。

“见鬼，你居然停了！”那人生气地叫道。

“见鬼，我就是停了。”涅娃吼回去，“你要去哪儿？”

“待会儿再说。”男人像猫一样跳起来，坐进后座。“开车。它就要追上来啦！我是说太阳，当然啦！”他直指头顶。“快！不然我们都得疯！”

涅娃踩下油门。汽车离开碎石路，开到炽热的尘土路上。他们一路直行，除了时不时得避过巨石，或者偶尔撞上小石块。扬起的尘烟把这片土地分割成两半。喧嚣之上，男人在大叫：“开到七十、八十，见鬼，干脆开到九十吧！”

涅娃不满地扫了这暴君一眼，看这一眼能不能让后座的入侵者闭上嘴。他闭嘴了。

这当然就是道格对这头野兽的感觉。他不是搭便车的陌生人，不，他是一名入侵者。这个头发乱糟糟，身上散发着怪味的人，跳上这辆鲜红的汽车才两分钟，便成功地让天气、汽车、道格以及汗流浃背的高贵姑姑都对他厌烦起来。她弓身坐在驾驶盘前，让车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